

《宝莲灯》（一名：《二堂舍子》；一名：《打子放逃》）

主要角色

刘彦昌：老生

王桂英：正旦

沉香：小生

秋儿：小生

秦灿：净

情节

罗州州官刘彦昌有二子，一名沉香，一名秋儿，弟兄甚友爱。一日在塾中读书，因细故忿争，误将秦灿之子秦官保打死。二人归告父知，刘彦昌大骇。细诘二子，沉香直认不讳，秋儿亦挺身自承。刘彦昌继请夫人王氏出，一同再三盘问。二子仍各自承如初，皆愿往秦府偿命。惟沉香为刘彦昌元配所遗。相传沉香母死后，已为白蟒山圣母。秋儿则现在王氏夫人亲生。以是笞责诘问之时，夫人顿触动母子之情，不免心疼手软，刘彦昌即责其有心袒护。然刘彦昌因沉香系无母之儿，故意在格外护持，亦不免过于怜爱。夫妇二人，几至伤情。幸夫人贤惠，卒听刘彦昌将沉香由后门放逃，独携秋儿赴秦处自首偿命。秦灿遂将秋儿乱棍击毙，实则系沉香正凶也。

注释

此剧须生、青衣均重做工。中间叫头甚多，描摹父母爱怜不忍、弟兄友睦相爱之状。实至详尽，足使人见之泪涔涔下也。

根据《戏考》第六册整理

【第一场】

（刘彦昌上。）

刘彦昌（白） 吓！
（念） 乌鸦喜鹊同噪，吉凶事全然不晓。

（沉香、秋儿同上，同哭。）

刘彦昌（白） 吓！我把你这两个小奴才！想是在南学不用心读书，被先生责打，回得家来，为父的也要打。

沉香、
秋儿（同白） 哎呀，爹爹吓！孩儿在南学攻书，一时失手，将秦府官保打死。

刘彦昌（白） 你才怎讲？

沉香、
秋儿（同白） 将秦府官保打死。

刘彦昌（白） 哎呀！

沉香、
秋儿（同白） 爹爹醒来。
刘彦昌（二黄导板） 听说是二姣儿打伤人，
（三叫头） 沉香！秋儿！儿吓！
（二黄摇板） 唬得我三魂少二魂。

回头便把姣儿问，
哪一个奴才打伤人？

沉香（白） 是孩儿打死的。

刘彦昌（白） 哦，是你打死的？

沉香（白） 是。

刘彦昌（白） 好好，近前来。好奴才！

（二黄摇板） 大骂无知小沉香，
敢在学中把人伤。

秋儿 (白) 手拉姣儿秦府往,
吓, 爹爹哪里去?

刘彦昌 (二黄摇板) 去到秦府把命偿。

秋儿 (白) 吓, 爹爹, 秦府官保, 乃是孩儿打死的。

刘彦昌 (白) 好好, 近前来。好奴才!

(二黄摇板) 大骂秋儿小畜生,
敢在学中打伤人。
手拉姣儿出府门,
爹爹哪里去?

沉香 (白) 去到秦府把命倾。

刘彦昌 (二黄摇板) 吓, 爹爹, 秦府官保, 乃是孩儿打死的。

沉香 (白) 乃是孩儿打死的。

秋儿 (白) 乃是孩儿打死的。

刘彦昌 (白) 哦, 是你打死的?

秋儿 (白) 是儿打死的。

刘彦昌 (白) 哦。是你打死的?

哎! 看他二人, 分明是兄不扳弟弟不扳兄。
儿吓, 为父的到想起一辈古人来了。你们席地而坐, 听为父的道来。

沉香、
秋儿 (同白) 爹爹请讲来。

刘彦昌 (念) 伯夷叔齐二贤人, 推位不肯掌龙廷。兄让弟来弟不允, 弟让兄来兄不担承。
首阳山前俱饿死,
(白) 沉香, 秋儿,
(念) 儿要比古人难上难。
(二黄慢板) 伯夷叔齐二大贤,
推位让国坐龙廷。
兄让弟来弟不允,
弟让兄来兄不担承。
一个打从前门走,
一个逃出后宰门。
弟兄双双无投奔,
首阳山前命归阴。
(白) 吓!

(二黄原板) 我本当带沉香秦府去偿命, 秦府偿命, 奴才吓!
想起了三圣母送红灯。
我本当带秋儿秦府去偿命, 秦府偿命, 奴才吓!
二堂内还有那王氏桂英。
左难右难难坏我,

(沉香、秋儿同哭。)

刘彦昌 (白) 哦!

(二黄原板) 后堂内请出了儿的娘亲。

沉香、
秋儿 (同白) 有请母亲。

王桂英 (内二黄导板) 听说是二姣儿一声请,
(王桂英上。)

王桂英 (二黄慢板) 后堂内来了我王氏桂英。
站立在屏风后用耳细听,
咳! 看你这两个奴才, 怎生得了吓吓!

刘彦昌 (白) 又听得他父子大放悲声。

王桂英 (白) 哎, 老爷。

刘彦昌 (白) 吓, 夫人来了。

王桂英 (白) 妾身来了。

刘彦昌 (白) 你来的好吓!

王桂英 (白) 吓。

(二黄原板) 莫不是二姣儿不听教训,
黄金不打子不成。

刘彦昌 (白) 不是的吓。

王桂英 (二黄原板) 莫不是在衙前把事办错,
朝房内还有我年迈爹尊。

刘彦昌 (白) 也不是的。

王桂英 (二黄原板) 莫不是老爷嫌官小,
少不得一步一步往上升。

刘彦昌 (白) 事到如今, 还说什么官大官小!

王桂英 (二黄原板) 这不是那不是是何意见?

刘彦昌 (白) 看你们这两个奴才, 怎么得了吓!

王桂英 (白) 吓!

(二黄摇板) 莫不是二姣儿打伤人!

刘彦昌 (白) 哎呀, 夫人吓, 我想一场人命来了。

王桂英 (白) 哎呀, 老爷, 怎么又是一场人命来了? 此话从何而起?

刘彦昌 (白) 哎, 夫人。谁想这两个奴才, 在南学攻书, 将秦府官保打死。

王桂英 (白) 你才怎讲?

刘彦昌 (白) 将秦府官保打死!

王桂英 (白) 哎呀!

沉香、
秋儿 (同白) 母亲醒来。

王桂英 (二黄导板) 听说是二姣儿打伤人,
(三叫头) 沉香! 秋儿! 儿吓!
(二黄摇板) 冷水浇头怀抱冰。
回头便把老爷问,
(白) 老爷,
夫人请坐。

刘彦昌 (白) 哪个奴才打伤人?

王桂英 (二黄摇板) 哪个奴才打伤人?
(白) 哎, 老爷可曾问过明白。

刘彦昌 (白) 下官问过沉香, 秦府官保乃是沉香打死。

王桂英 (白) 就该带他前去偿命。

刘彦昌 (白) 下官也曾问过秋儿, 秋儿言道, 秦官保乃是秋儿打死。

王桂英 (白) 哎, 老爷, 但不知打死他儿子?

刘彦昌 (白) 打死他一子。

王桂英 (白) 我想打死他一子, 就该将一子与他偿命。难道叫两个姣儿, 与他偿命不成?

刘彦昌 (白) 下官正为此事, 在此为难的紧。

王桂英 (白) 不是妾身夸口, 要问一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刘彦昌 (白) 着吓! 我想夫人乃是丞相之女, 我状元之妻, 胸中必有高才。来来来, 我这里有家法在此, 望夫人打一个问一个, 问一个打一个。我这里, 看你们这两个奴才, 怎生得了吓!

(刘彦昌下。)

王桂英 (白) 吓。
(二黄摇板) 二堂领了老爷命,
命我拷打二姣生。
回头便把沉香问,
哪个奴才打伤人?
(白) 儿吓, 秦府官保何人打死?

沉香 (白) 是孩子打死。

王桂英 (白) 打死人可要偿命。

沉香 (白) 情愿偿命。

王桂英 (白) 舍得儿一双爹娘?

沉香 (白) 难于割舍。

王桂英 (白) 儿自己狗命?

沉香 (白) 命该如此。

王桂英 (白) 好奴才要打!

(刘彦昌上。)

刘彦昌 (白) 吓, 夫人你打的哪个?

王桂英 (白) 打的沉香。

刘彦昌 (白) 着吓! 想他乃是少娘无父的孩儿, 夫人你要打, 与我着实打! 哎, 儿吓!

(刘彦昌下。)

王桂英 (白) 吓!

(二黄摇板)

我这里错打沉香子,
老爷一旁发恨声。
问罢沉香把秋儿问,
南学之事说分明。

(白)

儿吓, 秦府官保何人打死?

秋儿 (白) 孩儿打死。

王桂英 (白) 打死人可要偿命。

秋儿 (白) 情愿偿命。

王桂英 (白) 舍得儿一双爹娘?

秋儿 (白) 难于割舍。

王桂英 (白) 自己狗命?

秋儿 (白) 命该如此。

王桂英 (白) 好奴才, 为娘的要打。

(秋儿哭。)

王桂英 (哭) 哎呀!

(刘彦昌上。)

刘彦昌 (白) 哎, 夫人,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王桂英 (白) 怎么妾身的不是了?

刘彦昌 (白) 先前打了沉香, 如今就该打秋儿; 如今既不打秋儿, 先前就不该打沉香。看将起来, 你我为父母的, 就有两样的心肠。

(三叫头)

沉香! 我儿! 儿呀!

王桂英 (白) 儿吓!

刘彦昌 (白) 哎, 你的儿子在那厢吓!

王桂英 (白) 哎吓!

(二黄摇板)

我这里不打秋儿子,
老爷道我两样心。
恨着心肠将儿打,
老爷我打了。

(白)

你打了打迟了。

刘彦昌 (白)

王桂英 (白) 吓。

(二黄摇板)

打在儿身痛在心。
夫人可曾问过明白?

刘彦昌 (白)

王桂英 (白) 妾身问过沉香, 沉香言道, 秦府官保乃是沉香打死。就该带他前去偿命。

刘彦昌 (白) 夫人可曾问过秋儿?

王桂英 (白) 那秋儿么……哎, 这个奴才, 也将人打死。

刘彦昌 (白) 哼哼, 好一个“也将人打死”! 夫人你问不明白, 下官把你好有一比。

王桂英 (白) 比作何来?

刘彦昌 (白) 好比一盆浆糊。

王桂英 (白) 此话怎讲?

刘彦昌 (白) 你糊涂的紧哪!

王桂英 (白) 哎吓, 老爷! 想你身为罗州正印, 上与国家办事, 下与黎民分忧。想这两个小冤家之事, 你倒审问不明, 反来埋怨妾身不成!

刘彦昌 (白) 哎吓, 夫人吓! 想下官身为罗州正印, 上与国家办事, 下与黎民分忧。想这黎民百姓, 犯在吾手, 轻者是打, 重者是夹。像这两个小冤家, 叫我打在哪一个的身上, 夹在那一个的腿上?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王桂英 (白) 有手难打我自己的儿!

刘彦昌 (白) 哎, 夫人你好一张利嘴!

王桂英 (白) 老爷你也不差。

刘彦昌 (白) 我不要你审。

王桂英 (白) 我就不审。

刘彦昌 (白) 不要你问。

王桂英 (白) 我就不问。

刘彦昌、
王桂英 (同三叫头) (沉香) (秋儿)! 我儿! 儿吓!

(同白) 哎, 不要为了这两个小冤家, 伤了我二老的和气。

刘彦昌 (白) 哎, 夫人这里来。

王桂英 (白) 老爷何事?

刘彦昌 (白) 下官倒有个主见在此。

王桂英 (白) 老爷有何高才?

刘彦昌 (白) 待下官前去问沉香, 夫人前去问秋儿, 两下一对, 便知明白。

王桂英 (白) 这倒使得。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请。

王桂英 (白) 老爷请转。

刘彦昌 (白) 何事?

王桂英 (白) 待妾身前去问沉香, 你看好是不好?

刘彦昌 (白) 怎么夫人你前去问沉香? 请。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儿吓, 秦府官保何人打死?

沉香、
秋儿 (同白) 孩儿打死。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打死人可要偿命。

沉香、
秋儿 (同白) 情愿抵偿。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舍得儿一双爹娘?

沉香、
秋儿 (同白) 难以割舍。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儿自己狗命?

沉香、
秋儿 (同白) 命该如此。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着吓。

(同念) 好汉作事好汉当。岂肯连累二爹娘。

刘彦昌 (白) 这一下我才明白了!

王桂英 (白) 这一下我才明白了!

刘彦昌 (白) 吓, 夫人明白何来?

王桂英 (白) 老爷明白何来。

刘彦昌 (白) 下官方才问过秋儿, 秋儿言道, 秦府官保, 乃是秋儿打死; 他哥哥站在一旁, 连手都未曾动。

王桂英 (白) 这就不对了。

刘彦昌 (白) 怎么不对?

王桂英 (白) 妾身问过沉香, 沉香言道, 秦府官保, 乃是沉香打死; 他兄弟站在一旁, 连手都未曾动。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还是不得明白。

王桂英 (白) 哎，老爷。

刘彦昌 (白) 夫人何事？

王桂英 (白) 妾身倒有个主见。

刘彦昌 (白) 有何高才？

王桂英 (白) 老爷前去问沉香，妾身前去问秋儿，两下一对便知明白。

刘彦昌 (白) 这倒使得，请。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儿吓。秦府官保，何人打死？

沉香、
秋儿 (同白) 是孩子打死。

刘彦昌 (白) 哽，纵然是儿打死，就该推在他……

王桂英 (白) 哽，纵然是儿打死，就该推在他……

刘彦昌 (白) 哎，夫人这作什么？

王桂英 (白) 妾身未曾做什么。

刘彦昌 (白) 夫人你看上？

王桂英 (白) 青天。

刘彦昌 (白) 这下？

王桂英 (白) 浮土。

刘彦昌 (白) 为父母的？

王桂英 (白) 乃是“良心”二字。

刘彦昌 (白) 着吓！夫人你不要偏心。

王桂英 (白) 老爷不必多疑。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请。

沉香、
秋儿 (同白) 儿吓，秦府官保，到底是何人打死？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孩儿打死。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哽！谅你这奴才也不敢。

王桂英 (白) 这一下我才明白了！

刘彦昌 (白) 老爷明白何来？

王桂英 (白) 夫人明白何来？

刘彦昌 (白) 妾身问过秋儿，秋儿言道，秦府官保，乃是他哥哥打死；他站在一旁。连手都未曾动。

刘彦昌 (白) 这就是不对了，下官问过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乃是他兄弟打死；他站在一旁，连手都未曾动。

王桂英 (白) 依妾身看来。一定是沉香。

刘彦昌 (白) 依下官看来。一定是秋儿。

王桂英 (白) 一定是沉香。

刘彦昌 (白) 哎，我想秦府官保，一不是沉香，二不是秋儿，乃是我刘彦昌私自出衙，将人打死。

王桂英 (白) 家院搭轿！

刘彦昌 (白) 哪里去？

王桂英 (白) 去到秦府，替你儿子偿命。

刘彦昌 (白) 哎吓，老爷。我想秦府官保，一不是老爷，二不是两个姣儿；乃是我王桂英私自出衙，将人打死。

刘彦昌 (白) 丫鬟搭轿！

王桂英 (白) 哪里去？

刘彦昌 (白) 去到秦府，替你儿子偿命。

王桂英 (白) 哎！我想秦府官保，若是沉香打死，让沉香前去偿命。

刘彦昌 (白) 若是秋儿呢？

王桂英 (白) 若是秋儿么，也叫这奴才前去偿命。

刘彦昌 (白) 这是为何？

刘彦昌 (白) 夫人你想吓，那秋儿在南学攻书，惹下泼天大祸。回得家来，叫道一声父，有下官与他作主；叫道一声母，有夫人你与他担待。我想沉香在南学之中，惹下泼天大祸。回得家来，叫道一声父，下官眼巴巴的不能做主；叫道一声母，夫人，他的母亲你是知道的。看将起来，还是少娘无父的孩儿，前去偿命吓！

(三叫头) 沉香！我儿！儿吓！

王桂英 (哭) 儿吓！

刘彦昌 (白) 你的儿子在那厢吓！

王桂英 (哭) 哎吓！

刘彦昌 (二黄摇板) 看起来还是儿偿命，自己养的自己疼。手提姣儿出府门，

王桂英 (白) 哪里去？

刘彦昌 (二黄摇板) 去到秦府把命倾。

王桂英 (白) 哎，老爷，可记得三圣母送红灯之事？

刘彦昌 (白) 哎，不提三圣母送红灯之事，还叫罢了；若提起三圣母送红灯，叫下官我可恼吓可恨！

王桂英 (白) 难道恨着妾身不成。

刘彦昌 (白) 焉敢恨着夫人。是我夫妻当初上京的时节，路过芒碭山，被蟒蛇吞吃腹内，也就是了。要什么三圣母送什么红灯。如今生下这个奴才，才惹下这场大祸！

王桂英 (白) 此乃是洪福。

刘彦昌 (白) 既知道是洪福，夫人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

王桂英 (白) 哎吓，老爷！你言来言去，我心中明白了。

刘彦昌 (白) 夫人明白何来？

王桂英 (白) 秦府官保，要是秋儿打死，让秋儿前去偿命。

刘彦昌 (白) 若是沉香呢？

王桂英 (白) 沉香么，也让这奴才前去偿命。

刘彦昌 (白) 夫人，你要醒来说话。

王桂英 (白) 未曾睡着。

刘彦昌 (白) 句句都是梦话。

王桂英 (白) 我是句句实言。

刘彦昌 (白) 我却不信。

王桂英 (白) 我就对……

刘彦昌 (白) 我就跪……

王桂英 (白) 哎，儿吓，你母亲放了你呢，你要叩头！

王桂英 (白) 吓！

(二黄摇板) 一句话儿错出唇，把姣儿送在枉死城。手拉姣儿后堂进，

刘彦昌 (白) 哎，夫人，下官这里跪久了。

王桂英 (白) 吓！

(二黄摇板) 犹恐失了夫妻情。走上前来忙跪定，尊声过往众神灵：我若舍子有假意，

刘彦昌 (白) 怎么样？

王桂英 (二黄摇板) 悬梁高挂一条绳。

刘彦昌 (二黄摇板) 多谢夫人开了恩，

(四校尉同上，同冲下。)

刘彦昌 (二黄摇板) 秦府人役闹沉沉。

王桂英 (白) 外面何事惊慌？

刘彦昌 (白) 秦府人役。

王桂英 (白) 沉香哪里逃命？

刘彦昌 (白) 后花园逃命，随我来。

王桂英 (白) 哎，老爷，沉香往哪里去了？
 刘彦昌 (白) 逃命去了。
 王桂英 (白) 叫他回来。
 刘彦昌 (白) 去远了。
 王桂英 (白) 妾身还有话讲。
 刘彦昌 (白) 哎，儿吓，你回来，你母亲还有话讲。
 沉香 (白) 母亲有何吩咐？
 王桂英 (白) 哎，儿吓，你此番前去逃命，倘若遇着你那生身母亲，休要忘了为娘舍子之义。假如我二老百年之后，你买份纸钱，到为娘坟前一祭。话已说完，来也在儿，不来也在儿。

(王桂英领秋儿同下。)

刘彦昌 (白) 哎，丫鬟，夫人到上房来了，快些打茶。
 (三叫头) 沉香！我儿！儿吓！
 (二黄导板) 父子们诉衷肠珠泪难忍，
 (三叫头) 沉香！我儿！儿吓！
 (二黄摇板) 为父言来听分明：
 那王桂英不是儿的亲……
 沉香 (白) 噤声！
 刘彦昌 (白) 哎，丫鬟，夫人到上房来了，快些打茶伺候。
 沉香 (白) 吓，爹爹“亲”什么？
 刘彦昌 (白) 哎！
 (二黄摇板) 那王桂英不是儿的亲生母，
 沉香 (白) 孩儿的母亲呢？
 刘彦昌 (二黄摇板) 三圣母是儿的亲生娘亲。
 沉香 (白) 孩儿不信。
 刘彦昌 (二黄摇板) 为父言来儿不信，
 现有血书做凭证。
 沉香 (二黄摇板) 一见血书果是真，
 怎不叫人两泪淋！
 回头便把母亲请，

(王桂英领秋儿同上。)

王桂英 (二黄摇板) 姣儿为何不逃生？
 沉香 (二黄摇板) 辞别母亲出府门，
 (白) 哎吓！
 (二黄摇板) 怕是难出罗州城。
 刘彦昌 (白) 哎吓！
 (二黄摇板) 罗州生来罗州养，
 王桂英 (二黄摇板) 那一个不认得小沉香！
 刘彦昌 (白) 哎吓！
 (二黄摇板) 抓把灰土抹儿脸，

(沉香下。)

王桂英 (白) 老爷醒来！
 刘彦昌 (二黄导板) 眼观看小姣儿逃了命，
 王桂英 (白) 沉香逃命去了。
 刘彦昌 (白) 吓？
 王桂英 (白) 逃命去了。
 刘彦昌 (白) 儿吓！
 (二黄摇板) 顷刻父子两离分。

(王桂英、秋儿同哭。)

刘彦昌 (二黄摇板) 他母子哭得如酒醉，
 自己养的自己疼。
 一根锁绳把儿来带定，
 王桂英 (白) 哪里去？

刘彦昌 (二黄摇板) 去到秦府把命倾。
 王桂英 (白) 你将你的儿子放走，将我的儿子拉去偿命，那是万万不能。
 刘彦昌 (白) 你可记得厅前盟誓。
 王桂英 (白) 此乃一句戏言。
 刘彦昌 (白) 我劝你撒手的好。
 王桂英 (白) 我是不撒手。
 刘彦昌 (白) 你不撒手我就要……
 王桂英 (白) 要怎样？

(刘彦昌跌脚拉秋儿同下。王桂英下。)

【第二场】

(四青袍引秦灿同上。)

秦灿 (念) 恼恨刘彦昌，做事太猖狂。打死官保子，还不来抵偿。
 (白) 老夫秦灿。可恨刘彦昌纵子行凶，将我儿官保打死，约定今日前来抵命。牢子的，伺候了。

(四青袍同允。刘彦昌领秋儿同上。)

刘彦昌 (白) 儿吓，为父在此，只管大胆向前。
 秋儿 (白) 遵命。
 刘彦昌 (白) 呔，有人么！
 青袍甲 (白) 做什么的？
 刘彦昌 (白) 前去通报，说刘彦昌要见。快去！快去！
 青袍甲 (白) 候着。
 启禀太师：刘彦昌要见。
 秦灿 (白) 吓，刘彦昌来了。
 叫他报门而进。
 青袍甲 (白) 呔！刘彦昌，太师爷叫你报门而进！
 刘彦昌 (白) 报！刘锡先进！
 秦灿 (白) 刘彦昌，你见了老夫，大模大样，为何立而不跪？
 刘彦昌 (白) 住了！你乃告老太师，我乃现任的官员，跪你何来？
 秦灿 (白) 你纵子行凶，打死我儿官保，还是这样佯而不睬！
 刘彦昌 (白) 住了！打死你一子，有一子与你偿命，你又岂奈我何？
 秦灿 (白) 你子可曾带到？
 刘彦昌 (白) 现在府外。
 秦灿 (白) 牢子的抓进来。

(四青袍同推秋儿进。)

秦灿 (白) 喂！你子沉香，将我儿打死。谁叫你将秋儿前来抵偿？
 刘彦昌 (白) 住了！打死你一子，有一子与你偿命。你管什么沉香，什么秋儿！
 秦灿 (白) 我打死一个再作道理。
 来，乱棍打死！
 刘彦昌 (白) 老太师，想我的孩儿将太师之子打死，太师并未亲眼得见，如今太师要将我的孩儿，当着下官的面前，活活打死，叫我怎的不疼吓吓！
 秦灿 (白) 刘彦昌！刘锡先！老夫要打你儿子，你就心疼。你来看——老夫年近半百，你子断了我的宗嗣，怎不叫我心疼？
 来，有人护棍，一齐打死！
 刘彦昌 (白) 太师，哎吓！

(刘彦昌下。)

青袍甲 (白) 打死了。
 秦灿 (白) 拖至荒郊。

(四青袍同允。众人同下。)

【第三场】

(神仙上。四青袍抬秋儿同上。刘彦昌、王桂英同上，四青袍同锁刘彦昌、王桂英，同下。)

【第四场】

(秦灿上。)

秦灿 (念) 要去心头恨，拔去眼中钉。

(四青袍同上。)

四青袍 (同白) 刘彦昌全家拿到。

秦灿 (白) 将他夫妻押在刑部监牢，待老夫上殿奏他一本。打道上朝。

(三叫头) 官保！我儿！儿吓！

(众人同下。)

(完)